

復興叢書

商務印書館印行

軍事與國防

楊 杰 著



復 興 叢 書

楊 杰 著

軍 事 興 國 防

商務印書館印行

001435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上海三版

(38574滬報統)

復興叢書
軍事與國防一冊

定價國幣叁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楊

杰

發行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復

目次

第一章	總論	一
第二章	現代的國防	一二
第三章	國防建設的方法	二二
一	軍事建設	二三
二	政治建設	二八
三	經濟建設	四〇
四	文化建設	五三
第四章	國防政策的決定	六〇
一	國防政策是什麼？	六〇
二	決定國防政策的一般因素	六二
三	決定國防政策的特殊因素	六五
四	國防理論的重要性	七〇
第五章	列強的國防政策	七五

一	美國	七五
二	英國	八二
三	德國	九〇
四	日本	九九
五	蘇聯	一一一
第六章	軍事建設與其它建設的關係	一二四
一	軍事與經濟	一二五
二	軍事與交通	一二八
三	軍事與文化	一三二
四	軍事與政治	一三六
第七章	軍事建設的實際問題	一四二
一	標準的陸海空軍	一四二
二	完成軍事建設的必要條件	一四五
三	兵役——工役平行的徵兵制度	一四九
四	軍事幹部的培養	一五二
五	軍隊的精神組織	一五九

六	最低限度的軍備·····	一六一
七	兵工自給政策·····	一六六
八	軍事社會化·····	一六九
第八章	結論·····	一八七

軍事與國防

第一章 總論

人類有史以來，曾經有過無數次的戰爭，可是現在正在進行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不論就戰場的規模上來講，或是就戰鬥激烈和消耗鉅大的程度上來講，都是空前的。

這種全球性的戰爭，它的毀滅性之大，實在令人胆戰心驚。每一次戰爭，都要犧牲很多的生命財產，而這次戰爭中所犧牲的生命財產，不知道比歷次戰爭的犧牲大過若干倍。如果死者的血一定能够給下一代的人們寫下一頁所謂「歷史的教訓」的話，那末，這次戰爭的教訓應該是最深刻最動人的教訓。

現在我們要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人類所得到的教訓是什麼？』這個問題恐怕沒有人能够作簡單明瞭的回答。不過，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從戰爭爆發那一天起，世界上已經有很多的歷史家開始搜輯材料，分析事實，準備爲那些在戰場上倒下來勇士們寫遺囑了。不論那些歷史家們怎樣忠實，他們所紀錄下來的東西是不會一致的。事情雖然只有一件，因爲各人的觀點不同，見解就有或多或少的差異；尤其是戰勝者和戰敗者之間，雙方差異之大，只有南北極的距

離纔可以同它相比。

在戰敗者那一方面，必定會信奉『準備流更多的血，洗去被恥辱汚的歷史』這一條真理；而戰勝者所標榜的是『消滅戰爭，永久的和平，就是永久的勝利。』因此，我們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戰如果不能成爲過去戰爭的結束，必定成爲未來戰爭的開始。

兩條路，究竟選擇那一條呢？戰爭的發展律必然地要向戰爭的指導者和交戰國的政治家們提出這個難以解答的問題。

歷史上有不少這樣的戰爭指導者：當戰爭形勢非常危險的時候，他們便提出非常優厚的條件去號召人民和軍隊，去支持它的聯盟政策，假如他們願意參加戰爭，一定可以得到許多利益；然而等到他們的人民、軍隊和盟邦真的參加了戰爭，把戰爭指導者從失敗的泥潭裏挽救出來以後，這個戰爭指導者便開始裝聾作啞，口是心非。戰爭勝利地結束了，他便把他所曾經提出來的條件一筆勾銷，食言而肥。結果，戰爭是大家的戰爭，勝利卻是一個國家或少數國家的勝利。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民主國家和軸心國家的戰爭，也就是民主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總清算。

正如納粹主義的創始人之一斯特瓦·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所說：『兩種文化決不能並立。這是用不着懷疑的，希臘文化決不能安息於羅馬文化的下面，羅馬文化終歸於消滅。……一種文化必須把握時間，毀滅另一種文化。』德國的戰爭機器於一九三九年開始

進攻波蘭以後，戈培爾博士所指揮的宣傳機關就叫着：『除非國社主義的新秩序掃蕩了全球，世界決不會有和平。』納粹黨的理論家盧森堡（Alfred Rosenberg）也說過：『新的和平將使德國成爲全球的主人。』民主國家的領袖們所揭櫫的作戰目標，也說是：『擊潰希特勒主義，消滅法西斯。』從這些地方，我們很可以了解現代戰爭的性質。

戰場上的軍事失敗雖然使納粹德國的宣傳家們逐漸沉默了，而同盟國家的陣營裏則有些政論家卻大談其戰後和平問題。有資格發言的政治家們所提出來的原則，十之八九是不公允的，那些大學教授們所擬定的和平方案，在同盟國家領袖們的眼睛裏，又免不了有點兒書獃子氣。因爲民主國家的人民對於破壞世界和平的法西斯主義已經恨入骨髓，所以大家一致主張徹底解除軸心國家的武裝，一致主張軸心國家必須無條件投降；如果不這樣辦，就不能徹底消滅法西斯主義，就無法防制這些國家的再起。而另一方面，民主國家爲了要鞏固既得的勝利，爲了要保衛世界的和平，就不能不利用武力，要是有人主張戰勝國家必須同戰敗國家一樣地徹底解除武裝，一定有很多人大大爲驚異。他們好像認爲武力的保持是戰勝者所特有的權利。假如世界上只有法西斯國家纔可以發動侵略戰爭，法西斯國家的武裝徹底解除之後，侵略戰爭自然就永遠消弭了。事實上，絕對不是這樣簡單。法西斯主義的歷史不過二十多年，而侵略戰爭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就有了。要是民主國家陣營裏面不僅僅有一種文化，要是在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國家之間還有階級存在，要是這一種文化還歧視排斥並企圖消滅另一種文化，要是民族與民族、國家與

國家、階級與階級之間還進行着政治的壓迫和經濟的榨取，縱使法西斯國家澈底地消滅了，侵略戰爭在世界上仍舊是不會從此消弭的。

不幸得很，現實並不像理想那般美麗。國家民族之間的衝突和仇恨，並不能用戰爭的手段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無論那一方面獲勝，這兩個交戰集團中間的仇恨，一定會比戰前更深。而每一個集團中間的許多國家，它們的種族是不同的，它們的文化是不同的，它們的經濟發展的情況也是不同的。比較進步的國家民族，對於比較落後的國家並不能一視同仁，他們的腦髓裏還充滿着「優越感」，他們還想保持自己的領導地位。換句話說，進步的國家民族所憧憬的所企圖建設的世界新秩序，仍舊是建築在人剝削人和民族剝削民族這種制度之上的。有些國家口口聲聲叫喊解放被它們的敵國所奴役的國家民族，而對於自己的殖民地國家，卻繼續在加強統治，不許它們獨立自由。不管那些宗主國的政治領袖們講得怎樣動聽，像這種連瞎子都看得見的矛盾如果無法調和，所有一切的甜言蜜語，不過是騙人的外交詞令罷了。

戰爭的苦痛自然而然地使人類努力去追求永久的和平。建設永久和平世界的思想，並不是發源於這次戰爭，而每一次戰爭的爆發，都是這種思想失敗的後果。雖說永久和平的思想弄得千瘡百孔，可是在一般熱情的追求者看來，這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幻影，反而比完整的時候更加美麗。我們想，和平的女神總有一天要降臨的，然而，那時候的世界必須是：（一）戰勝者不再壓迫戰敗者，（二）強大者不再奴役弱小者，（三）富有者不再剝削貧窮者的世界。在這個世界

裏，永久和平不是用武裝來保衛的，而是用澈底解除武裝來保衛的；因為武力並不能保衛永久的和平，武力只能破壞世界的永久和平。

很顯然地，這樣的原則所產生的和平方案是不會為強大的國家所接受的，強大的國家絕對不願放棄武力，就是弱小的國家，也是不願意放棄武力的。武力和軍備的澈底毀滅，不但強大的國家不成其為強大，甚至連弱小的國家也不成其為國家了。因為國家機構和武力是分不開的，國家代表一種權力，沒有武力，權力便無從維持，無從表現。那個國家的統治者願意放棄自己的統治權呢？所以用澈底解除一切武裝來保衛的世界和平，只是被壓迫者、被剝削者、被奴役者所追求的和平；而壓迫者、剝削者、奴役者所追求的和平，是必須用武力來保衛的。前面那一種和平是永久的，惟有在國家衰亡以後纔有實現的可能；後面這一種和平是暫時的，是國家與國家互相對立關係之下的一種力量均衡，也可以說是矛盾的統一。暫時的和平裏面孕育着戰爭的種子，它的作用不是為的增進全人類的幸福，而是促使全人類準備進行下一次的戰爭。有人認為這樣的和平是一種休戰狀態，是戰爭中間的插曲，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歷史的規律總有一天要把國家推上衰亡的道路，可是在國家還沒有壽終正寢以前，武力是不能放棄的。殺人的武器操在強者的手裏，征服的藝術一日千里地進步着，弱小的國家民族沒有建設永久和平的世界新秩序的權利，它們只能在「奴隸」與「抵抗」二者之中選擇其一。已經戴上「奴隸」帽子的國家民族，除了採取流血的革命手段對征服者進行無情的鬭爭以外，沒

有別的方法能够使它們得到真正而完全的自由解放；尚未喪失自由獨立的國家民族，若不積極地不顧一切地準備抵抗，隨時有被侵略者全盤征服的可能。魏波斯特 (Daniel Webster) 說過：『上帝祇把自由給予那些愛好自由而且時常準備保衛自由的人們。』這句格言不論對於個人或是對於國家民族，同樣適用。

人都是自私的，就是鬼也不會爲旁人的利益而犧牲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交戰國家若不能放棄自私自利的狹隘觀點，不管最後的勝利屬於那一方面，都無從建立永久的和平。我們相信只要人類的思想裏尚有「利潤」二字存在，這種自私自利的觀點是不會被戰勝者自動放棄的。利潤會使戰勝者變成爲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也愛和平，但是帝國主義者更愛吮吸弱小民族身上那香噴噴的血液。

第二次世界大戰能够使各色各樣的帝國主義消滅嗎？我們很謹慎地回答：「未必。」現在必須說明，前面的一大片話，目的在探討戰後世界和平的性質與方式。我們可以歸納起來說，戰後的世界和平有兩種方式：

第一、戰勝國澈底解除戰敗國的武裝以後，也跟着澈底解除武裝，連中立國也澈底解除武裝，消滅人剝削人的經濟制度，使全人類的經濟活動百分之百地用於增進全人類的福利，這種和平是永久的。

第二、戰勝國澈底解除戰敗國的武裝以後，繼續使用武力去控制戰敗國，使用經濟力量去

榨取戰敗國，而且在戰勝國之內或戰勝國之間還依舊進行着人對人的剝削與榨取，使人類的經濟活動大部分用於加強國家的武力，這種和平是暫時的。

我們非常希望第一種和平的實現，如果這次世界大戰就是人類最後的一次戰爭，戰爭的結果使一切的國家組織消滅得乾乾淨淨，大家可以共享永久的和平幸福，國防自然用不着建設，這本書更是根本用不着寫了。可惜我們研究的結果，幾幾乎把第一種和平的現實性完全否定了，這次戰爭可能毀滅幾個國家，它決不能毀滅一切的國家。雖說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有實行世界革命的理想和計畫，可是這次戰爭將證明法西斯主義的世界革命是一種狂妄的夢想；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至少還需要經過一次或者幾次更殘酷的戰爭。毫無疑義地，國家組織是不會在這次戰爭中毀滅的，中華民族還需要在國家組織的保護之下生存發展。因此，我們便不能不用武力來防衛國家的安全，不能不準備抵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不能不集中力量去從事現代國防的建設。亞當斯密 (Adam Smith) 在「原富」一書裏說：『國防遠較富足重要。』他又說：『政府當局的第一任務，就是保衛本社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略；這種任務，祇有憑藉軍力纔可以完成。』國家存在一天，亞當斯密的話便應當被愛好自由的國民尊爲至理名言。

人類正在進行着瘋狂的愛國戰爭，當人類還感着到國家可愛的時候，就足以證明國家的歷史任務還沒有完成。國家的歷史任務既然還沒有完成，我們就必須努力充實國防建設，以保障國家的安全。隨着社會文化的進步，國防的組織更加複雜，它已經成爲一種有系統的科學。國

防科學的研究，是建設國防在智力方面的準備工作，如果智力方面的準備工作先不就失敗了，其它方面的工作是不會成功的。爲了研究的方便起見，對於「國防」這個名詞的含義，應當先有一個明確的概念。我在去年所寫的「國防新論」一書裏面，曾經下過這樣的定義：

『國防，是人類所同具的安全感覺的產物，也可以說是競爭生存的經驗集結而成的武庫。在並世共存的各民族的國家界線尚未排除，侵略武器未能毀滅以前，它總是跟着科學的進步和人類的慾望繼續演進而無有底止。』

德國的國防問題專家班斯（Ewald Kausc）在他所寫的「德國的戰爭準備」一書裏，也對國防下了一個定義，他說：

『國防科學並不就是軍事科學。它並不教導將領們如何打勝仗，也並不教導聯隊的軍官如何訓練新兵。它的課程，首先而且最要緊的是講給全體人民聽。它的目的在訓練羣衆具有英雄和戰鬥的心理，使他們了解近代戰爭的性質和先決條件。它教我們知道各個國家和各種人民，特別是本國和鄰國，他們的交通和智力——一切旨在將來從事戰爭以保衛國家生存的時候，造成最有利的條件。國防科學是在綜合運用每一方面的人類思想與人類努力，以期增加我國人民的防衛力量。國防科學產生於知識的一門，可是逐漸長成爲一般的精神勢力，使一切知識都趨向同一的國家目標。』

原來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以後，全國的政治家、軍事家、哲學家、歷史家、心理

學家便開始狂烈地研究這次戰爭失敗的原因。有些人說，德國不是在戰場上打敗的，而是在後方被失敗主義者、懦夫和革命者打敗的。有些人說，德國在軍事和經濟資源方面缺乏長期作戰的準備，資源老早就消耗完了，所以纔自己承認失敗的。有些人說，德國軍隊和民衆在心理方面完全缺乏戰爭準備，他們是被敵人的宣傳武器擊潰的。也有人說，德國的失敗並不是由於軍隊和民衆的心理崩潰，而是由於最高統帥部魯登道夫將軍的神經崩潰。大家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希特勒上了政治舞臺以後，德國的「軍事政治與軍事科學社」便召集了許多優秀的軍事心理學家和醫學家，在西摩奈特（Simoneit）的領導之下共同研究心理因素在上次戰爭失敗中的位置。他們研究的結果，認為德國在上次戰爭中，士氣和民氣並沒有消耗到枯竭的程度，失敗的原因是由於不能利用國家的全部精神資源。他們主張德國要想應付第二次世界大戰，必須經過一番長期的精神準備。班斯是德國重整軍備在理論方面的指導者，他對於心理因素在國防上的重要性是異常重視的，他所下的國防科學的定義，是當時時代環境的產物，同時，也帶着很鮮明的納粹色彩。

亞當斯密對於國防任務的認識是偏重於消極的社會的防衛；班斯雖然是軍事科學通俗化的提倡者，他說戰爭是活動好戰者的永久樂趣，因為他寫「德國的戰爭準備」那本書的時候，希特勒還沒有上臺，德國還隨時有遭受法國侵犯的可能，所以他認為將來從事戰爭的目的在「保衛國家生存」，國防科學的作用也在於「綜合運用每一方面的人類思想與人類努力，以期增加

我國人民的防衛力量。——這種消極地保守的說法，等到希特勒表示他決心把捷克人民置於「德國保護」之下，德國的宣傳機關叫喊「除非國社主義的新秩序掃蕩了全球，世界決不會有和平」的時候，已經成爲明日黃花了。

國家是一種權力的政治機構，也是一種複雜的有機體。它的機能和一般生物並沒有兩樣，一般生物要求生存，國家也要求生存；一般生物要求發展，國家也要求發展。國防就是滿足國家要求，達到生存發展目的的唯一工具。生存和發展並不是兩件事情，它們是一件事情的兩個階級。前面所提出的第二種和平方式，是由國際間的勢力均衡造成的；也必須由國際間的勢力均衡來保持。然而，每一個國家的國勢有盛衰，國防力量有消長，國際間均衡形勢的長久保持很不容易。強大的國家民族之壓迫弱小，實在是一種自然的趨勢。當一個國家的生存受到鄰國威脅的時候，也就是說當國際均勢因爲敵國國防力量的加強或本國國防力量的衰落而破壞的時候，它自然會產生一種消極的願望，努力排除這種威脅。在這種情況之下，國防的作用在保衛國家的生存，抵抗敵國的侵略。反過來說，當一個國家的國防力量足以壓倒鄰國的時候，統治者的心裏便漸漸地覺得煩悶起來，弱小的國家刺激着他們的心，引起一種戰爭衝動，使他們驕傲瘋狂，目空一切，終至向弱小的國家實行侵略，以發洩過剩的力量，重新造成一種新的均衡局面。所以國防的任務，就強大的國家而言，是要打破現狀，要求發展；就弱小的國家而言，是要保持現狀，要求生存。同是一個國家，弱小時就受強大國家的壓迫，強大時就反轉來壓迫

弱小的國家，壓迫和侵略的方式在天天翻新，國防的任務也是隨着國家主觀的要求和客觀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

國防是國際間的矛盾到不可調和的階段的產物。世界上的土地和資源有限，而人類的欲望無窮，國防科學的進化使若干國家民族在搶奪「生存空間」的戰爭中得到勝利，但國家制度則由於國防科學的進化而日就衰亡。歷史是不會停留的，國家林立的世界要永久和平是一種夢想，努力研究國防科學，從事超時代的國防建設以保衛自己的祖國，使一切落伍的國家歸於淘汰，使製造戰爭的國家制度趕快腐爛衰亡，是生存於現世界的全人類最偉大的歷史任務。